

只寫看到的原味 忠於自己的霸道

# 劉梓潔 純粹而熱血的文青

文／黎品濤

夏天傍晚，推開中興大學台文所辦公室大門，受邀演講的作家劉梓潔已來到辦公室，身著白色上衣的她，在這文學研究的殿堂裡，顯得純粹又簡單。

民國95年，劉梓潔以短短4千字的《父後七日》，奪下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，為她的文學之路點亮一盞燈，讓更多人看見到她。99年，《父後七日》經過改編後搬上大銀幕，詼諧而又真實的常民生活引起共鳴，感動不分國界，更受到世界各地影展肯定。

## 劉梓潔小朋友 對書籍的渴望

彰化縣田尾長大的劉梓潔，父母都在田尾鄉公所上班，所以國小放學後常在鄉公所寫作業，在中庭擺設的書商，成了催促孩子們儘速完成功課的動力，「趕快寫完功課，就能趕快去看故事書」。愛看書的劉梓潔拉著媽媽到書攤前買書，之後，劉媽媽除了在書攤買書，還常利用郵購的方式購書，令劉梓潔印象深刻的是，劃撥單上寫的訂購人永遠是「劉梓潔小朋友」，不寫媽媽自己的名字，也不寫哥哥的名字。當一箱箱的書寄達家中，最期待又興奮的事，就是拿著美工刀迅速拆開封箱膠帶，趕快拿出書來看。劉梓潔說，直到現在，網路購書的包裹送達時，拆封的心情始終沒有變過，依然像當年的小女孩一樣雀躍，有時候甚至等不及，在門口就拆了起來。

高中聯考那年，劉梓潔知道自己想去的地方，是擁有更多書店的台中市區，所以刻意讓彰化考區的報考時間過了才和媽媽說，這也是她人生中第一件叛逆的事情，還形容自己是「對文藝懷抱夢想的鄉下小孩」。這樣對環境及資源的堅持，到了大學聯考，又讓她做出影響人生的重要



劉梓潔與宋澤萊送給中興大學台文所的書法作品合照，「文學研究，如此迷人」。

決定，即使家人希望她能留在中部就讀，劉梓潔還是毅然決然的在志願卡填上清一色台北的學校，最後也順利進入台師大社教系新聞組就讀。大一那年，誠品敦南店開始24小時營業，曾經是天方夜譚的事情竟然成真了，這對當時的她來說，是非常重大的事件。劉梓潔回憶

劉梓潔的散文作品《父後七日》及《此時此地》。



體驗過文字與影像的魅力後，劉梓潔持續在熱愛的文學創作中辛勤耕耘。

當時的情形，晚上和同學搭末班車到敦南誠品，徹夜讀書，再搭首班公車回宿舍，梳洗過後就繼續到教室上課，她笑著說，真的非常熱血，是貨真價實的文青呀！

## 劉梓潔的創作 不怕露出馬腳

「創作者可以完全霸道，以你認知的去書寫，看到什麼就是什麼。越是去寫那些自己關照不了的東西，只會越露出馬腳。」

對劉梓潔來說，每一個作者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講話的「腔調」，這是模仿不來，也學不來的，是最珍貴的東西。「腔調」和「語感」就是「口語的感覺」，不管這個作者寫的文章很文言，或是很白話，這些都是很獨特的正字標記，所以她覺得創作是可以按照自己很霸道的東西去寫，以自己的認知為中心。

創作是「想像」和「創造」的過程，當你無法模仿，卻又想揣摩一個心境時，如果做得不好，東西會變得很假，大家都看得出來，這就是露出馬腳的意思。

在《父後七日》書中，有許多台語用詞，這就是劉梓潔所說的腔調，如果換成另一位沒有台

語背景的作家，是不可能把台語運用得恰到好處，既簡潔又張力十足。也因為這些台語用詞，書籍在出版至沒有台語背景的國家時，還需要「翻譯」，很多詞都要加上註釋，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。

有些讀者覺得劉梓潔能把自己赤裸裸地寫出來，非常需要勇氣。不過劉梓潔回應，她只是把「作品」赤裸裸的攤出來，把想呈現的部分充分發揮。就像《父後七日》最後能感動人，並不是因為觀眾看到了她的故事，而是透過這個故事想起本身的經歷和過往。

## 寫作之外，瑜伽、旅行和做菜

除了生命中最熱愛的寫作之外，劉梓潔也非常喜歡做瑜伽、旅行和做菜，在去年出版的散文集《此時此刻》中，利用寫作將這些喜歡的事物串聯起來，對她來說，這幾件事其實就是同一件事，練瑜伽的時候，如果太強迫身體去做一些做不來的動作，反而會受傷，這個道理很像勉強自己去寫不擅長的東西，最後卻露了餡，劉梓潔說，這幾件事都是先把最基本、最簡單的部分做到最好，像寫作是自己能掌握的語言，瑜伽是呼吸和正位，做菜則是食材的原味。

寫作的時候，對劉梓潔來說是一種重新整理，再開展出來的過程，瑜伽和旅行也是另一種身體和心靈的開展；而做菜的調味，就像在文字中「玩味」，可以細細的調配。也許只要用心把自己喜愛的事情持續地、不間斷地做下去，就能像劉梓潔一樣悟出其中的哲理，把瑣碎的生活結合起來。

今年9月份，劉梓潔的新書即將出版，問她在《父後七日》散文改編拍成電影後，對創作生涯有沒有帶來什麼改變，答案是沒有，她還是繼續最熱愛的寫作，不想被先前的作品所框架，在小說中尋找新的突破。